

雷动风行春意盎然



恽寿平《湖山春暖图》取陆游《春晴泛舟》诗意。(清)

「阳气初惊蛰，韶光大地周。桃花开蜀锦，鹰老化春鸠……」惊蛰到了。在唐代诗人元稹展示的明媚春色中，惊蛰节气的「三候」也妙不可言。

「一候桃始华」，桃花灿烂开放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；「二候仓庚鸣」，黄鹂鸟开始殷殷鸣唱；「三候鹰化为鸠」，就更有味了。鸠，是布谷鸟。仲春之时，天空不见飞翔的雄鹰，只见鸣叫的布谷鸟。在古人看来，就好像是鹰变成了布谷鸟一般。

这也是古人对世间万物消长变化的一种朴素认识。除了这些，惊蛰更是开奏了雷鸣之歌。那清脆明了的雷声，宛若一曲昂扬奋发的交响乐，让万物更具蓬勃生机。

惊蛰时分春雷启

惊蛰本来是叫“启蛰”的，西汉礼学家戴德的《大戴礼记》曰：“正月启蛰，言发蛰也。”后来，因为汉景帝的名字叫刘启，为了避讳，把“启蛰”改为了“惊蛰”，沿用至今。

“蛰”指冬眠的虫子，是“藏”的意思，元代理学家吴澄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：“万物出乎震，震为雷，故曰惊蛰，是蛰虫惊而出走矣。”惊蛰时分，春雷开始响起，把蛰伏于地下冬眠的虫子都惊醒了，真似“忽闻天公霹雳声，禽兽虫豸倒乾坤”。

雷，就是这样威风凛凛地从天而降。在中国古代，慑于雷的巨大威力，人们一直对雷敬畏有加，将雷奉为神、公。雷崇拜浸润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，延续至今。在古人看来，雷是开天辟地的盘古之声音所化，三国时吴国学者徐整的《三五历纪》将这些内容进行了清楚的记载：“天气蒙鸿，萌芽兹始，遂分天地，肇立乾坤，启阴感阳，分布元气，乃孕中和，是为人也。首生盘古，垂死化身，气成风云，声为雷霆；左眼为日，右眼为月……”

慢慢地，雷变得越来越生动，成为具象化的雷神雷公。汉代以前，雷公是“龙身而人头”的神，这在先秦古籍《山海经》卷十五“海内东经”里有记载：“雷泽中有雷神，龙身而人头，鼓其腹。在吴西。”汉代时，雷神渐渐人格化，东汉哲学家王充的《论衡·雷虚篇》说：“图画之工，图雷之状，累累如连鼓之形。又图一人，若力士之容，谓之雷公，使之左手引连鼓，右手推椎，若击之状。”可见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雷公是一个大力士形象。当然，作为朴素唯物主义者，王充对此是批判的，他在这篇文章中驳斥了把打雷说成是上天发怒、有意惩罚犯有过错的人的说法，认为这毫无依据，故篇名叫“雷虚”。在王充看来，雷是一种火，打雷是一种自然现象，是阴阳二气互相碰撞、冲击而形成的。他认为雷公的说法是“虚妄之象也”。但他的这些观点淹没在历史长河中，直到现代科技发展以后。

雷，气势磅礴地傲娇在流金岁月中。古人始终觉得雷是正义之神，能辨世间善恶，惩恶扬善，对暴殄五谷、忤逆不孝、罪大恶极之人，则由雷神“劈死”或“五雷殛死”。还有“雷殛蜈蚣”“狐遭雷殛”等传说，说雷神把害人的大蜈蚣和狐妖劈死了。古人对雷神雷公的敬仰和信任，非同一般。

追求幸福的古人还觉得不能让雷公太孤独，便为他配了一位同样威力十足的妻子，即“电母”。传说中，雷公司雷，电母司闪电为其照亮，雷电默契于心，合拍于形。电母的记载最早出现在《宋史·仪卫志》中，说仪队中有“雷公电母旗”。《元史》也说，电母旗上画一位女神，穿绣花上衣、朱裙和白裤，两手运光。

于是，雷，有了情怀，也更走心。雷声带来变化，也带来希望。“雷动风行惊蛰户，天开地辟转鸿钧。”南宋诗人陆游《春晴泛舟》里的诗句，就展现了惊蛰日一到雷动风行、天开地辟、春意盎然的景象。

我们最喜爱的，就是雷作为正义之神的样子。

人间至味雷公菌

雷降临之时，大地也有欢腾的时刻。

最欢喜的，要数雷公菌了。作为真菌和藻类共生的复合体，雷公菌又称地皮菌、地踏菜、地耳、地衣、地踏菰等，她是伴雷而生的，常常是一阵惊蛰雷声过后、一场春雨止后，她就俏棱棱地冒了出来，在偏阴偏潮湿的地方，一片片、一丛丛，一路铺陈而去，煞为奇特。

那么，当春雷刚过，当春雨方停，让我们把暗黑中透出绿黄、与泡软的黑木耳相似的雷公菌一把一把地采起来吧。盈盈快乐，也从远古轻轻飘来，荡着诗意，唱着歌儿，似画一般，熨帖着我们的心。

采集时，最好是选择长在青石板上的，清洁干净。而且还要快地采，因为待天空放晴、太阳一晒，地皮菌就会很快变得面目全非。兜着雷公菌回家，轻轻细细地洗净，做汤、炒蛋，味道都是好极了。

雷公菌营养丰富，富含蛋白质、多种维生素和磷、锌、钙等矿物质。据记载，人称“葛仙公”的东晋医药学家葛洪（公元284~364）隐居时，因缺粮曾采雷公菌为食。葛洪后应召入朝，将该品献给皇上。当时正好太子体弱多病，食用后，身体迅速康复。皇上以为他进贡的是灵丹，就赐名“葛仙米”。清朝医药学家赵学敏（约1719~1805）的《本草纲目拾遗》有“葛仙米”记载：“葛仙米，生湖、广沿溪山穴中石上，遇大雨冲开穴口，此米随流而出，初取时如小鲜木耳，紫绿色，以醋拌之，肥脆可食，干则以水浸之，与肉同煮，作木真味。”《梧州府志》也记曰：“葛仙米，出勾漏草泽间。采得曝干，仍渍以水，可作羹入饌，味甚鲜。原非谷属，而以象形，故称米尔。”

雷公菌的美味深得人心，南朝宋时期文学家刘义庆（403~444）等编撰的《世说新语》里就有类似故事：“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，在洛见秋风起，因思吴中菰菜羹、鲈鱼脍，曰：‘人生贵得适意尔，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！’遂命驾便归。俄而齐王败，时人皆谓为见机。”

“菰菜羹、鲈鱼脍”，是吴中的两道名菜，因为想念家乡的两道菜，连官都不做了，张季鹰堪称魏晋风度之典型。那么，菰菜羹到底是什么做的呢？

一般都认为，菰菜是茭白。但茭白更适合炒肉而不是做羹，而且，茭白的食用始于唐宋，在张季鹰的时代不太可能出现。再退一步讲，以现代人的口感，茭白做羹味道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所以，当今学者考证认为，菰菜羹其实就是地皮菌羹。依据之一是南北朝梁时期学者宗懔（约501~565）撰写的笔记体文集《荆楚岁时记》，其中“九月九日事”载：“菰菜，地菌之流，作羹甚美；鲈鱼作脍，白如玉，一时之珍。”如此诱人美食，难怪张季鹰想辞官。不过，雷公菌性味偏寒，赵学敏说她“性寒不宜多食”。

除了是美食，雷公菌还有药用价值。中国历代医家陆续汇集而成的医药学著作《名医别录》说她“明目益气，令人有子”，宋代《太平圣惠方》也说她“养血、止血、养胃、清心”。清代医家龙柏的《脉药联珠药性考》赞她：“久食色美，益精悦神，至老不毁。”现代科学研究还发现，雷公菌含有一种可以抑制人大脑中乙酰胆碱酯酶活性的成分，能够防治阿尔兹海默症。

人们对雷的敬重里，也包含了对健康与美味的热爱。

王磐和《野菜谱》

雷公菌还被明代散曲家、画家、医家王磐的《野菜谱》娓娓道来。

“地踏菜，生雨中，晴日一照郊原空。庄前阿婆呼阿翁，相携儿女去匆匆。须臾采得青满笼，还家饱食忘凶凶。东家懒妇睡正浓。”地踏菜即雷公菌。

王磐（约1470~1530），字鸿渐，号西楼，江苏高邮人，被誉为“南曲之冠”。王磐少时薄科举，不应试，终生不愿入仕途。他寄情于山水诗画之间，筑楼于城西，终日与雅士歌咏诗吟，自号“西楼”。所作散曲，题材广泛，虽也多闲适之作，但有部分作品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，表达了改变现实的愿望。例如，正德年间，宦官当权，船到高邮，必吹喇叭，骚扰民间，王磐便作《朝天子·咏喇叭》讽之：“喇叭，锁哪，曲儿小腔儿大；官船来往乱如麻，全仗您抬声价。军听了军愁，民听了民怕。那里去辨甚么真真假假？眼见的吹翻了这家，吹伤了那家，只吹的水尽鹅飞罢。”

王磐嗟叹百姓疾苦，当时，江淮之间连年水旱，灾民经常采摘野菜充饥，王磐担心百姓误食伤身，便深入田间地头调查，广泛采访有经验的农民，经过目测、亲尝、验证等，以文字、歌谣和手绘简笔画等相结合的形式说明野菜的形态、采集时间、食用方法、性味效用等，写成《野菜谱》，并木刻印刷，广为散发，以帮助灾民度过饥荒。《野菜谱》成书于明代正德年间（1506~1521），分为序言和内容两部分，全书3000多字，收集了能度荒年饥馑的60种野菜的有关资料，是明代流传很广的一部救荒类书籍，在植物学史中具有重要研究价值。最初的木刻本题名为《王西楼野菜谱》，在原著205字的序言中，王磐以朴实无华的语言道出良苦用心：饥荒之年，民不聊生，编撰此书，救民于水火之中。

王磐所接触的大多是江浙地区的植物，其他地方并不太多见，《野菜谱》所载的也大多是当时历史时期所生的植物，由于环境、气候等地理因素的改变，有一些植物至今可能已经灭绝。现代常见的蒲公英、马齿苋、野苧芥等还是列于其中。有意思的是，在全书60种野菜中，跟雷相关的就有两种，除了雷公菌之外，还有雷声菌。王磐为其配的歌诀是：“夏秋雷雨，生茂草中，如麻菇，味亦相似。雷声菌，如卷耳；恐是蛰龙儿，雷声呼辄起。休夸瑞草生，莫叹灵芝死。如此凶年谷不登，纵有祯祥安足倚？”

雷声菌是怎样的呢？查阅了各类古籍资料，均未发现有记载。后来，在今人一些叙述中发现一种号称“雷打菌”的蘑菇，细长的模样，常于雷雨过后丛生。雷打菌可能就是雷声菌。

当然，催生“雷声菌”的雷，是夏秋之雷，不是惊蛰之雷。而这是无妨的。无论何时何地的雷，都令我们深怀敬意。

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